

◆紐約時報、亞馬遜網路書店、出版家週刊等推薦◆

新苗文化
小說 F31

寶貝家庭 闖天下

The Chisellers

歐美知名喜劇作家 系列譯作超過16國

布蘭登·歐卡洛 Brendan O'Carroll◎著 陳詩絃◎譯

安格妮絲獨力領著七個孩子勇闖人生。

十七歲的馬克展現商業奇才，羅利也成為髮型設計師。

但粗線條的她竟沒發現其他孩子的偏差行為，她該如何面對……。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寶貝家庭闖天下 / 布蘭登·歐卡洛 (Brendan O'Carroll) 作；陳詩紘譯。

——一版。——臺北市：新苗文化，2004〔民93〕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小說；F31）

譯自：The chisellers

ISBN 957-451-151-0（平裝）

873.57

93003245

寶貝家庭 The Chisellers 闖天下

布蘭登·歐卡洛Brendan O'Carroll◎著
陳詩紘◎譯



開場 倫敦 一九七〇

曼尼·威斯把那份短短的文件又讀了一次。他露出了微笑。這個週末他回愛爾蘭探望他父親的這個動作真的沒有白費。他父親的事業並不順利，可是一等那個老人蒙主寵召之後，他那間位於都柏林市中心的工廠不動產可是價值不菲。一切事情都進行得太順利了。原本，他去看老人的目的只為了要向他榨一些錢。他只需兩千英鎊，便能夠將他所建立起的古柯鹼交易事業，擴展到阿姆斯特丹，讓他成為一個毒品大盤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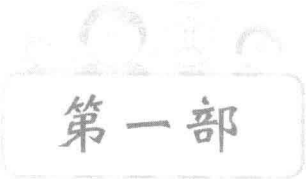
謝天謝地，當他到達愛爾蘭時，發現老人已經嚴重臥病在床。他的醫生已經對他用了大量的麻醉藥。曼尼得到他要的錢，並趁著他父親陷入昏迷之際，讓他簽了一份文件，「以愛和自然感情」之名，輕易將他名下的所有財



產轉到他自己名下。

曼尼把那合法的句子，「以愛和自然感情」又念了一次。他縱聲大笑，但沒有人聽到，因為只有他獨自一人待在他位於艾齊維爾路，那間五房公寓的書房裡。可笑的是，這兩個男人之間根本沒有「愛」這個名詞。

曼尼把文件摺起來，把它放在一個信封袋中，並在信封袋上寫著「都柏林文件」，然後將它放在他的書架下方的保險箱裡面，保險箱裡同時還放有一萬元現金，那是準備要付給阿姆斯特丹那邊的毒販的錢。一旦時間到了，一切就歸他所有，他希望這個時間越快來到越好。當他關上保險箱的門，旋轉號碼鎖的同時，他大聲的說，「謝謝你，爸！你去他媽的是個輸家！」



第一部



1 都柏林 一九七〇

坐在舞台中央講台後方的高腳椅上，派特·馬敦掃視著前面的民眾。那個場面真是壯觀。現場的聽眾至少有五百人，全部面對著他垂首坐著，沈默的程度令人害怕。在這個人滿為患的空間裡，唯一的聲音是賓果機器在跑它的號碼球時所發出的聲音。派特·馬敦自一九六二年起便擔任聖芳濟廳（St Francis Xavier Hall）的賓果號碼開號人。過去八年來，他從不曾見到雪球（snowball，累計獎金）累積到像今晚如此大的金額。廳外的臨時看板上記錄著：「雪球現在累積到六百一十五元，以及唱出第五十三個號碼！」他知道得主今晚就會出現。等不及他開到第五十三個號碼，有人便高喊著「中獎」！他念出握在手裡的號碼球並高唱著，「全部都是四至四十四號！」



每個星期三與星期五晚上是聖芳濟廳的賓果之夜，通常會吸引兩百五十個到三百個玩家，然而過去三週來所累積的龐大金額，使這次所吸引的人潮高達平時的兩倍，他們不得不向社區中心借椅子，好讓從都柏林各個角落湧來的人潮有位子可坐。不過，那些每週進進出出、每個星期三與星期五晚上都坐在相同位子的常客們，反而不想湊這種熱鬧——當累積金額回降到只有一百英鎊的時候，那些常客們能在場坐鎮才是重要的。

大約在大廳三分之二處，也就是靠近廁所的地方，坐著安格妮絲·布朗和她那可愛的六人小團體。坐在安格妮絲旁邊的是卡蜜兒·唐達爾，是詹姆士·拉金法院社區的一位鄰居。一如安格妮絲，卡蜜兒也有一個十三歲大的女兒。巧合的是，兩個女孩的名字都叫凱絲，她們兩人在校裡校外都是最好的朋友。坐在卡蜜兒身旁的是一名粗壯的紅臉女人，她的體形已魁梧有如男人，卻還穿著她丈夫的大外套。這個女人是妮莉·羅賓森，一個安格妮絲多年的朋友，她是莫爾街的一名攤販，她的攤位距離安格妮絲的不到五十英尺。與這三個女人對面而坐的是妮莉的雙胞胎女兒，就是市場裡所有攤販都熟悉的史普莉絲與史普拉絲。這對雙胞胎女孩都已發育成熟，雖然相當漂



亮，而且也十九歲了，卻都沒有為自己找到個丈夫或關係穩定的男朋友。這或許是因為她們說話大舌頭之故，她們無法在說「給我一個吻」時，不把她們的追求者噴得滿臉口水。這個六人小團體中的最後一個是個老人，他是邦尼·莫利西。安格妮絲和另一個女人在賓果之夜時認識邦尼。和許多其他老人一樣，邦尼長年鰥居，利用玩賓果當作他晚上出門的理由。每個星期三和星期五晚上，他都會帶著一個塑膠製的花格子購物袋，裡面放著他的賓果紙牌與夾子，兩支賓果筆——一支紅色，一支黑色——最重要的是，一隻破爛的油氈地毯拖鞋。

最後這樣東西有其有趣的淵源。兩年前的某日，在他要下他位於多爾謝街的退休公寓的狹窄樓梯時，不小心滑倒並扭傷了腳踝，右腳腫脹無法套進鞋子裡。當晚邦尼到達賓果遊戲場時，只有穿著一隻鞋，在他的左腳上，而他腫脹的右腳則套著這隻地毯拖鞋。在玩了十五年的賓果遊戲後，那晚是邦尼生平第一次贏得比賽——一次滿堂紅就讓他贏得十五英鎊，而且只花幾分鐘的時間，他就喊了「中獎」，成為廳裡所有人的焦點。自從那夜晚以後，每遇賓果之夜，邦尼的右腳就不曾再套進他的鞋子，而是穿上那隻「幸運」



的地毯拖鞋。悲哀的是，那晚之後，邦尼不曾再贏過一毛錢，最後的結果往往是，他滿腔怒火的把那隻地毯拖鞋丟進塑膠袋裡，「什麼幸運拖鞋，放狗屁！」然而每逢賓果之夜的每場賭博遊戲之前，那隻幸運拖鞋又會被從塑膠袋裡拿出來。

「一和七至十七，」馬敦先生唱出第十二個號碼。

突然，有人高喊了一聲「中獎」，直喊著他中了直線獎，所有的人自然而然的抬起頭，看著那隻拿著鮭魚色賓果本子在半空中揮舞的手。

「才只有十二個號碼？還早得呢，」安格妮絲大聲說。

「就是說嘛，還早呢，」妮莉回答，兩人同時瞪著那隻高舉在半空中的手。

「那人是誰？」卡蜜兒問。

「那個來自席瑞夫街、有著滿口黃牙的女人，我記得她的姓好像是克拉克。她的丈夫從事送電報的工作，騎著一輛機車，」安格妮絲告訴小團體成員。

「我聽說並不是都是他在騎耶，」妮莉說，他們全都爆笑出來。



他們的爆笑聲引來贏家的注目，克拉克太太。安格妮絲與她眼神相遇，並微笑的對她揮了揮手。「加油，你會贏的！」她喊道。那個女人也微笑的對她揮手。

邦尼心煩透頂，根本無法和小團體其他成員一起笑。「我幾乎他媽的連一個號碼都沒對中！」他忿忿地說。

雙胞胎也一樣沒有心思。

「媽，他是否唱到了三十六號？」史普莉絲問，口水噴在安格妮絲的膝蓋上。

「不，還不到時候。我不這麼認為。」

「邦尼，你知道他唱到三十六號了嗎？」史普莉絲又問。

「你幹麼問我？」邦尼沒好氣的說，仍然對他的壞運感到懊惱不已。

「我只確定我他媽的幾乎連一個號碼都沒對中，」他說，好似他的壞運氣都是安格妮絲的錯。

在一排人等著對號領獎之際，發生了一陣短暫的騷動。雖然才開出十二個號碼，但看起來好似雪球獎金今晚就會被贏走。安格妮絲趁著騷動之際點



燃一根香菸，一如大部分的賓果玩家一樣。屋內瀰漫著一股期待的氣氛。每個人依序丟出牌，顯示雪球獎金極有可能被贏走。

安格妮絲吹熄火柴，吸了第一口菸，然後，從她的舌頭拿出一小片菸草，轉頭看著卡蜜兒。

「你知道嗎，」她突然說，「你的凱絲的語言很墮落。」

「什麼，安格妮絲？」卡蜜兒問，沒有聽清楚安格妮絲的話。

「你的凱絲，她的語言很墮落。」

卡蜜兒想了一下，然後開始點頭。「你知道嗎，安格妮絲，你是對的。

那真的他媽的很可怕。她同時還是一個小婊子。我猜她是從八十一號的歐布萊恩家學到那些混話的，他們那一家子都是混蛋。」

賓果球機器又開始旋轉起來，賭客們聚精會神的準備著。馬敦先生高喊，「我們的滿堂紅就要出來了，還有雪球獎金。張大你們的眼睛，第一個號碼是……」

廳中的每一支筆都懸在空中，期待的電力強烈到讓你甚至可以聽到嗡嗡的聲音。



「兩個肥女士——八十八。」

又唱了八個號碼之後，安格妮絲已經刪掉七個號碼。妮莉，一邊注意著安格妮絲不停移動的筆，一邊低聲地對她說，「天啊，安格妮絲，你正在急起直追耶。」

「我知道。閉嘴，你別想嘲笑我。」

「你真行。我去他媽的連一個號碼都還沒劃掉，」邦尼吸了口菸。

「噓，」安格妮絲說，在此同時，馬敦先生唱出一個號碼。

「她值得那樣嗎？二和六至二十六。」

安格妮絲沒有二十六，而且接下來的六個號碼她也都沒有。可是再下來所唱的十五個號碼中，她穩穩地在每一排劃掉二或三個號碼，一直到她突然發現她的牌開始滿起來，還有四個號碼要唱，而她只剩下一個號碼要對，剩下的那個號碼是七。

「天啊，我在聽牌了耶！」安格妮絲自言自語的說。

「安格妮絲在聽牌了，」卡蜜兒回應著，把這個消息傳了出去。

「哦，媽媽，我好緊張哦！」史普莉絲咕噥著，挑起了霎時的緊張。



「快點，七號，」史普莉絲有如禱告般地熱切的說。

「兩隻小鴨子，二十二。」

「七號，七號，拜託，七號，」安格妮絲吟唱著。

「拉呀，先生……拉呀……哦老天，安格妮絲，」這是卡蜜兒的聲音。

「閉嘴，閉嘴！拜託，七號。」

「只剩兩個號碼還沒有開，」邦尼說，「而我還有三個號碼沒對上。我出局了。」

「最大號碼，九十。」

安格妮絲將手高舉在正滲著汗水的額頭前面。「哎呀，你是怎麼回事，先生！拜託，七號。」

「接下來是雪球獎金的最後一個號碼……」

「就是它，七號，拜託，上帝。就是它，七號，」安格妮絲低吟著。

「就是它……」

「是的！是的！唱出來——七號！」

「——四號。」



廳內一時陷入沈默，一陣集體的呼吸聲，大家都在等著那個理所當然的「中獎」喊聲。可是一直沒有人喊。除了她的那個小團體外，廳內幾乎沒有人聽到她的低吟聲。在那些失望的嘆息聲、怒吼聲中，以及後來知道大雪球獎金將繼續累積到星期五晚上而高興的笑聲中，她那無法奏效的低吟聲被淹沒了。屆時總獎金會更大，要唱的數字也將增加到五十四個號碼，獎金勢必會被贏走！

馬敦先生繼續著，同時心中思索著星期五晚上他該到哪裡去找到足夠的椅子。

「有人的運氣不夠好——十三號。」

還是沒有人喊中獎。雖然雪球獎金已經沒了，但滿堂紅仍然可得五十英鎊。不可小覷，絕對不可小覷。

「一隻小鴨子——二號。」

邦尼·莫利西壓抑想要直直跳起來的念頭，他使力往椅背一推好讓自己全身彈起來的力道壓裂了椅子，而正當椅子裂開倒地之際，他整個人正好往後落下。他的右腳就像彈簧折刀一樣往半空中踢，把他的幸運拖鞋踢飛過廳



中，不偏不倚的打在一個老婦人的臉上，將她的忍冬植物打在她塗著厚厚口紅的嘴唇上，將忍冬打得四處飛散。當邦尼的後腦勺撞到地板上時，他的嘴裡清楚的喊出「中獎」。

馬敦先生不知道事情的經過，以為只是輕微的騷動，自顧的喊道，「請安靜。」

聽聞此言，此時正以老鷹展翅姿勢躺在地上，賓果筆就躺在距離他的右手臂上方十英尺之遙的邦尼，坐直身體，手中緊抓著賓果板大叫，「中獎！去他媽的，中獎。」

「我們大廳裡有人中獎了。」

安格妮絲轉頭看著邦尼並站起來。當下，邦尼以為她打算拉他起來，沒想到她竟把雙手搭在她的臂上並大聲說，「邦尼·莫西利，你真是個大混蛋！」

*

*

*

瑞舍·布朗去世三年來，他的未亡人安格妮絲及她七個孩子的生活過得豐富多彩。馬克，長子，繼續接受木工訓練。法蘭基已是一個英俊的十六歲